

犁青世界

犁青 著

风向我吹来，

一月月，一层层，

他推我，拥我，

我要拥抱他，

他离开了又回来，

浪向我打来，

一阵阵，一瓣瓣，

他推我，拥我，

我要抓住他，

他退走了又再来，

风——浪，

你不要离我，别我，

我踮着，挺胸，敬怀，

我把你吸入怀，

我把你吞入怀，

风——浪，

漫天遍地来，

刮不断的风啊，

吹不散的浪啊，

你在我里面，

你在我外面，

犁青世界

犁青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犁青世界/犁青 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

ISBN 978-7-02-007480-8

I. 犁… II. 犁… III. ①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诗歌-文学理论-研究 IV. I227 I0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56986 号

责任编辑:脚 印

责任印制:张文芳

犁青世界

犁青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龙之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39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5.5 插页 2

2009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978-7-02-007480-8

定价 2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诗人的大情怀——论犁青(代序)

谢冕

诗人犁青,人缘很好,在国内外有很多朋友。他总是微笑着面对生活中的人和事。他的善意与好心在朋友中享有盛誉。犁青的微笑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是非常有名的。知道犁青身世的人都很清楚,他有非常悲苦的童年。早年父母出洋谋生,幼年的犁青与失明的祖母相依为命。他的祖母将他契与一位心地善良的丐妇。这位丐妇风雨里到处行乞;将讨到的几勺残羹剩菜,带回来哺养他,有次也将乞讨得来和拣来的几段彩绸,编成一条色彩缤纷的彩带,缀嵌上一块孔圆铜宝,作为他的桂冠项链,冀企为这位苦孩子避邪和添福。他是在一片乡农丐妇的祝福声中长大的,他在小学五年级时就兼任安溪民报校对,还兼任学校的图书馆管理员,开始半工半读的生活。

他的青少年时代的生活也很坎坷。上个世纪60年代他所旅居的印尼政府实行排华政策,犁青的生活也受到极大的震荡。他被迫四处谋生。他自述:“我转变为工作狂人。我养殖鱼虾,种植西瓜,我开采白瓷矿土,在小港船坞修整鱼船;我在郊区办化学纤维、织布、印花、绣花、制衣等工业;我办塑胶工业、冰冻工厂、木、藤业;我绘图建屋,此外还经营房地产——在这段风风浪浪中,无论是世界经济危机、美国经济衰退,或是祖国的经济改革,侨居国政情、经济情况变化,还有香港的九七问题波荡——只要它们一打喷嚏,我就伤风发热。”

犁青把这一段岁月称之为“无诗的时日”。他为了求生虽涉足多种行业,但诗人的本质使他在这些方面并没有做出太出色的成就。《犁青先生年谱》称他“对经商与贸易没有天才,常受欺骗,屡战屡败”。但他毕竟还是挣扎着做了下来,而且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在犁青的这一代人中,时局的险恶,生活的动荡,乃是一种世纪病,几乎没有一人能够幸免。但在犁青这里,他的历险和突围,有着超常的严重。要说身世的坎坷,岁华的飘零,他本身就是一口丰富的、取之不尽的写作源泉的深井。他尽可以用同样超长的篇幅,来咀嚼属于他自身的深沉而真实的苦难,但从犁青的全部诗歌创作来看,他一开始就没有把笔尖完全指向自身,他的目光始终向着充满艰辛困苦的外面的世界。

从很小的时候起,他就对那片他所深爱的乡土倾注了深深的眷念和怀想。他写磨豆腐的人,“用血液,使石磨沉重地旋转”(《夜行者》,1944);他写《孤独》(1944),也不是为自己的命运悲叹,而是渴望以自己年轻旺盛的血气,去“温暖垂死者冰冷的身躯”。这颗聪慧的幼小的心灵,一开始就把同情给予了那些挣扎在底层的劳苦者。他写《船内》(1945),自由,春天,歌声,阳光,都不属于那些出卖劳力的船夫。他们所生活的船舱内的世界是狭窄、阴霉、充满了腐臭的世界。应当说,犁青早期的这些诗是稚嫩而不成熟的,但在那些单纯的意象背后却展示着一种早熟的、与他的实际年龄并不相称的悲悯心怀。

早在1946年,这个少年就写了一首题目很长的诗:《来!我问你,你把胜利带到什么地方了?》这首由短句构成的长诗,可以明显地看到田间早期风格的影响,短促的诗行传达着激越的情绪,是田间式的充满了激情的战斗鼓点。在这里,和他早期的诗歌一样,他依然没有把他的愤怒囿于一己的身世。他的质问依然是一个宽广而宏大的主题。犁青写此诗时,距离二战胜利恰好是一周年。漫长的抗战结束了,中国人期望着有一个新的开始。可是,这种用

人民血泪换来的胜利顷刻间却改变了颜色。这首诗就是诗人代表人民对他所认为的“魔王”、“混蛋”、“寄生虫”、“吸血鬼”的无情的、严厉的拷问：

胜利的花朵
被你们
揉毁
踩碎

你们的大手
偷天换日
和平 民主 团结
可以用
劫收
屠杀
争地
代替

我们看到
你戴着
假面具
你一脸凶饥横肉
一对杀人的
毒眼
在闪着光——

这首由激越的节奏组成的诗，传达出少年犁青不畏强权的凛然之气，他用有力而质朴的语言，利剑般地直刺窃取胜利果实的背叛者。时光流逝，往事依稀，二战的烟云已无迹可寻，但这些诗句

所传达的正义与良知,至今依然深深地感动着我们。尽管我们承认文学艺术的职能是多元的,文学可以尽情地、无拘束地表达仅仅属于个人的情感和情绪,但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是:自古而今,所有第一流的诗人,所有第一等价值的诗歌,无不是那些为国家兴亡、百姓忧乐而激烈跳动的心灵所创造的。

纪伯伦在他的散文诗《无名的忧戚》中有一段话与我们此刻讨论的话题很吻合:“朋友们,你们称青少年时代为黄金时代。在那些年月里,你们对生活的艰辛与磨难不屑一顾。你们像小鸟一样展开双翅,摆脱忧愁与烦恼的羁绊——但我的青少年时期,却只能被我称作无名的痛苦时代(论文作者插话:这与犁青说的‘无诗的时日’多么相像!)。那时候,无名的痛苦盘踞在我的心头,像风暴在胸中翻滚,它随着我心脏的搏动而日益增长,却苦于无法找到宣泄倾吐的机缘。”法里德·萨玛赫在评论纪伯伦的作品时说:“他从心底深处感受到黎巴嫩的苦难。黎巴嫩,则以自己的山峦、河谷、平原、海洋启迪了我们天才作家的灵感,使他写出了自己的思想,点燃了他眼中的光焰,使他从灵感中汲取笔端的五彩霞光,描绘出对祖国爱的梦想。”

犁青的这些诗作体现了作为诗人的一种非常可贵的品质——尽管他的家庭和个人都曾蒙受苦难,但他把这种经历化作了他的诗性的根基。那些原先属于个人的苦难经验,变成了一个吸盘,使他有可能和外部世界的全部复杂状态进行融合,由己及人,由此及彼地了解世界以及世界上的同样蒙受苦难的灵魂。这种不停留于个人的、对于个人经验的推衍,使他能够经由个人进入更为广阔时空的大的关怀。犁青的这种创作境界不仅体现他作为诗人的品质,而且也为我们评估诗歌价值提供了一个标准。这正如马克思说过的:“一个人如果认为一味地考虑自己,比用自己的力量来建设世界、作世界的创造者还更快乐些——那他就应该受到精神上的诅咒——永远失去精神上的享受,而且他势必为了安慰自己而

考虑自己个人的快乐,夜里做梦都要想到自己。”

孙绍振在谈到犁青早期的创作时,也注意到了他早年诗中所受到的田间的影响,以及这种超越了个人苦难而触及社会痼疾的特点。孙绍振将犁青和田间二者的诗作了对比:“他不像田间那样的以强烈激情取胜,他在本性上是一个温和的人。但是在表达对社会不平的愤怒时,也时有少年的血气——这是少年犁青性格的另一面,这么凌厉,这么锋芒毕露,又这么义无反顾,和犁青至今仍然不改本色的犁青式的敦厚的微笑形成有趣的反差,使得犁青式的单纯不至于显得单薄。”

孙绍振在这里所作的评价,大体是以犁青的《来,我问你,你把胜利带到什么地方去?》为基础所作出的判断。这样的诗在犁青早期的创作中并不少见,如在题为《餐》的诗中,他说:我吃着白饭、玉蜀黍,是“吃下了一粒粒的泪珠”,“我看到了一幕幕仇恨的影子”。再如《等待》,我点燃油灯,把门关紧——

来吧,敲门吧
把我绑架
把我枪杀

我在门上放着把刀
墙上挂一把箭

我的枕下有一把枪
它默默假寐
等待你——

犁青在这些诗中所做的,鲜明地表现了作为诗人的最为可贵的品质。即他把同胞的苦乐当成了自己的苦乐,他能够从自己出发,感同身受地体验并表达他所钟情的大众的悲哀和愤怒。雪莱

说过：“道德中最大的秘密是爱，亦即是暂时舍弃我们自己的本性，而把别人的思想、行为或人格的美视若自己的美。要做一个至善的人，必须有深刻的想象力；他必须设身于旁人和众人的地位上，必须把同胞的苦乐当成自己的苦乐。”

和所有诗人一样，犁青的歌唱始于一颗纯净的诗心。现在看到的他的最早的一首诗是《春风》：“春风踩着土风舞来了，春风唱着季节的歌曲，在田野上，牛拉着犁，泥土绽放花朵，春风笑绿田野，把花香送上晴空，向着遥远的群山。”这样的诗，澄澈透明而单纯。生命刚刚展开，来不及体味人生的艰辛和苦难。但诗显然不会停留在这样纯美的境界中——尽管诗人可以纯美，但生活不会。很快，无情的生活就把诗人推到了底层的血腥与泥淖之中。

这就是我们在前面所读到的犁青早年的那些诗作，那种“忘记自我”而把同情和悲悯的触角伸向众生苦难的品质。这些品质说明了犁青作为一个爱国者的优秀品格。正是由于早年这种创作的奠基，方始有了后来非常著名的“犁青山水”。犁青是中国农村的儿子，他的本性亲近自然，他对土地的热爱是与生俱来的。尽管童年有过苦涩的记忆，尽管有相当长的时间，他曾在异乡的土地上奔波，但他的一颗心，始终都向着他的祖邦。他有游子浪迹天涯踏浪归来的喜悦，他的一颗心总在“家乡的山水间飞翔”。他是中国的儿子，他的心拥抱着一个完整的中国。他从香港的浪波上远眺大陆，他踏上落马洲遥望深圳河，他登上扯旗山寻找台湾的东岸和西岸。他决心要买一张机票，买一张车票，要去阿里山，要去万里长城，这都是属于他的——完整的中国。

犁青这么想着，犁青也这么行动着。自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回香港定居以来，他的足迹踏遍了中国的大陆和台湾。他一路走着，一路唱着故国山川的赞美诗。犁青自述：“1986年至1987年，我兵分两路，其一我写了《台湾诗情》（诗集）。我写了台湾从东海岸到西海岸，从北方到南方，从城市到乡村，从陆地到海洋。

其二,我写了《犁青山水》(诗集),我写了《北疆履痕》、《北京的爱情》、《窈窕桂林》、《边城的美感》、《白藤湖速写》、《岭南诗笺》、《初访黄山》、《上海行》、《情留西湖》、《回乡诗草》及《西安一片云》等组诗。中国,我的完整的中国。它包括了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中国,我《情深处处》,我写遍全中国——《千里风流一路情》。”

他的这种创作特点被敏锐的批评家准确地把握住了:“犁青的许多诗,都是一幅一幅的画,色彩明丽,线条舒展,色调柔美,诗人深深地感到诗人是溢满一脸的笑,站在他的画布前。”犁青正是用他蘸满热血的心灵拥抱着他所日思夜想的中国。“他的诗和他的人一样,质朴、坚实、深挚。他总是充满情感地吐露他所看到的一切和经历的一切,他对美好、善良、穷苦的同情心和他对丑恶、奸诈、残暴的仇恨力在他的诗的大河里翻滚着两股犬牙交错却又浑然一体的波浪。”

伟大的八十年代犁青迎接了他诗歌艺术的另一个收获期。他一边行走在祖国辽阔的国土上,一边辛勤地写作他所深爱的大地的赞歌。香山的红叶是那样的美丽,“白云围绕着青黛的叶片,叶片镶着橙黄的花边”;他夜访艾青胡同里的火把,看到“千刀怒砍的牢站着的危礁”,也看到“弃埋荒土的发光的鱼化石头”;那悠悠闲闲的桂林的云,在漓江的清水中蹒跚(《桂花树》)。这一个时期,犁青漫游祖国的广袤土地,他不仅“醉在桂林”,而且也醉在中华山川。

他自喻是一只“采蜜的蜂”,他行走在如花的国土上。一些在大陆生活久了的人所司空见惯的景象,在倦旅归来的诗人那里,却都是一份令人惊叹的新鲜。如罗湖口岸、蛇口工业区、深南大道、黄山的奇松怪石——他都要为之发出年轻人那样的激情的欢呼。但欢呼过后,他又会回到深思。以《黄山挑夫》为例,“千米道上,千米直落,一步一把汗,一步一滴血。”由这挑夫,他想起自己的身

世：“我的父亲，我情如手足的兄弟”，他们日夜拉纤，年年拉纤，“你们驮着一座座雄伟、峻峭的高山”。在《云山一老人》中，他写一种幻觉：你看到“他”摘下一朵山杜鹃，想插在一个姑娘的胸前，那姑娘却忽地不见了——她已安息在迢远的海岛胶园！他这才回过神来：“时光倒流了七十年。”

诗人犁青在陶醉于山水之间时，并没有忘了自己曾经经历过的人世沧桑。他的诗写得轻快，但却有一种记忆的重压。在享受欢乐之际却没有失重。歌德说：“诗人应该抓住特殊，如果其中有些健康的因素，他就会从这特殊中表现出一般。”赫拉克利特在他的“著作残篇”中也说过：“自然不是借助相同的东西，而是借助对立的東西形成最初的和谐。”又说：“结合既是完整的，又是不完整的；既是协调的，又是不协调的；既是和谐的，又是不和谐的；从一切产生一，从一产生一切。”犁青的诗，很好地实践并印证了这些大师的论断。

和中国大陆的所有诗人一样，犁青也经历过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中国诗的“死亡”时期。“我的歌声暗哑了近二十年。”他也和中国大陆的所有诗人一样，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迎着新时代的晨曦，开始充满激情的歌唱。犁青有一首小诗非常精彩地传达了那个时代的声音——我听到你踩着雪橇前来（声音很微很微），我看到呛着硝烟前来（烟味很淡很淡）。紧接着就是这样两句：

我等你来，你来青春就来！

我接你来，你来爱情就来！

这首诗的副题是：“写在梅花绢画上。”又是梅花，又是绢画，这当然不仅仅属于个人，本身就有一种象征性。这里的“爱情”和“青春”也不应只作一般性的理解，它有人人的包容。在这首诗中，最动人的是“我等你来”和“我接你来”这两个具有复沓效果的简单句子。这里的“我”出以单数，却暗示着一个大的集合体。其实

是,我们始终都在等待,我们也始终准备迎接。等待和迎接的是“你”——一个前所未有的动人的时代。一切的事,一切的人,都在这样的季节里感受到了青春的欢乐和爱情的幸福。中国“文革”动乱结束以后,整个文学界弥漫着的就是这样充满理想和憧憬的心情。这一点,犁青和中国大陆的诗人们完全一样。

但也有不同之处。早年漂泊海外,如今又定居香港的诗人,有着一一种不同于长期生活于闭锁状态的内地诗人那样的拘谨苦涩,他拥有一种不同于后者的开放心态和宏阔视野。一方面,他希望通过他的新诗创作以扩大中国诗的表现内容。前已述及,他的眼光是全局式的,他有一个“大中国”的诗歌蓝图,那就是两岸三地的整体诗情。八十年代以来,犁青的事业和活动相当广阔,不仅仅限于诗。就诗而言,除了创作,他还是一个积极而热情的组织者和活动家。“我想为海峡两岸构搭诗桥,召开了有大陆、台湾和海外诗人参加的座谈会和组织了文学世界作家诗人联谊会,出版《文学世界》和《诗世界》。”“我自荐做两岸诗人的‘传呼机’和‘显示屏’。”人们把这一时期的犁青,称之为沟通两岸三地的诗歌使者。这时期,他写出了一批既有“大中国”的情怀、又有世界性视野的诗歌力作。

记得大陆此时,正是思想解放和艺术解放风云际会的激动人心的时刻,犁青感知了这个时代,他无条件地加入了伟大时代的大合唱。作为犁青的同代人,我本人对他的创作历程有一种亲切的认知。记得原甸先生对犁青的创作有过精彩的评述。原甸说:诗人早期的创作有一种自律和节制的特点,“常爱以近乎严峻和冷漠的神态来描绘生活”,他“不愿把感情化成太多的水分去浸湿题材,他只是缓缓地一笔一笔地勾勒着一个又一个的生活画图”。原甸认为五十年代是犁青创作的第一个丰收期,此时诗风有变:“他一反初期那种隐蔽感情的作风……而是纵情地打开他的情感的闸门,让胸中的热情像潮水一样地朝题材上奔泻而去。”原甸精

辟地分析了形成这种诗风转变的原因：其一，是由于中国五十年代新诗出现了新的面貌，开朗的基调，明快的诗情，坦率的放喉，开阔的音亮，犁青不能不受到影响；其次，则是生活有了新的变化，“全新的生活对诗人激情的喷发是无可阻挡的”。关于这种受五十年代诗风影响的例子，我愿举他的《我在家乡山水间飞翔》作证：“那青翠的茶山披上了新装，当年的采茶姑娘成了社长；那层层弯弯的梯田平步青云，当年戴云山的好汉战斗在农庄。”这种激情铺叙的诗风，和五十年代中国大陆的所有诗人的创作毫无二致，这既包括了时代风尚的长处，也包括了它的短处。

这证明犁青是一位始终跟随时代步伐、对社会和诗歌现实毫不隔膜的、既勤奋朴实、而又能够自然地融入当代诗歌主潮的诗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中国的社会大变动中，文学和艺术以它饱满的激情留下了时代转型的鲜明印记。也是在八十年代，犁青写了一首关于中国的最重要的诗：《台湾岛的东岸和西岸》。讲的是，这座岛屿的地形在变化，东岸削一寸，西岸就伸一寸。这是自然之理。在这一伸一缩之间，台湾的建设在发展。东海岸在喊，不要退让，不再缩减；西海岸却是脉脉深情地向着大陆贴近。此诗最后结句是：神州台湾，你永不沉落，你是帕米尔高原和昆仑山脉的延伸！在这首诗中，体现着诗人一贯的爱国主义原则精神。它不是来自任何现成的教条，而是我们的诗人在他充满苦难而又奇特的一生中自然而然地获得的。可以相信，无论是从思想上、还是从艺术上看，犁青此诗都达到了同类题材的新高度。

恩格斯在他的一篇题为《风景》的文章中曾这样描写过：“如果你站在宾根附近的德拉亨菲尔斯或罗甫斯倍克的顶峰上，越过飘荡着葡萄藤香味的莱茵山谷，眺望那与地平线融合在一起的远处青山，了望那泛滥着金色阳光的绿色原野和葡萄园，凝视那反映在河川里的蔚蓝色天空——你会觉得天空同它所有的光辉一起俯垂到地上和倒映在地上，精神沉入物质之中，语言变成肉体并栖息

在我们中间。”读犁青《台湾岛的东岸和西岸》这一类诗歌，你真的会感受到“精神沉入物质之中，语言变成肉体并栖息在我们中间”那种奇妙的效果。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犁青先是在中国的两岸三地之间频繁地行走。他一边行走，一边吟唱。他的许多美好的诗篇，不仅是写在旅行途中、别人用在休息的饭店里，而且也写在火车上和机舱里。他的脚步并没有就此停止，他的活动和交游更有重大的扩展。他的活动领域有了新的展开，他积极联系东南亚各国的写作者，并广泛参与欧、美、中东和阿拉伯国家的诗人聚会和作家会议。柏林墙倒塌时他在柏林，海湾战争时他在开罗，东欧剧变时他在塞尔维亚。诗人的足迹所经之处，都留下了他清新、自然而又充满异域风情的诗篇。在里斯本街头，他发现“里斯本的阳光像金丝猫一样，梳理着金黄色的柔绵绵光亮”（《里斯本的阳光》）；在伊比利半岛，他看见“一头黑色的公牛呆呆地站在红土层上，一簇云彩静静地悬挂在空中”（《驰骋在马德里至桑坦德的公路上》）；在以色列的郊野，他眼睛一亮：“未成熟的香蕉青春焕发，她穿上了蓝湛湛的裙子”（《以色列的香蕉》）。就这样，他的诗像摄像机一样，留下了既让人感到陌生、又让人感到亲切的精美画面。

二十世纪行将结束时，世界各地发生的重大事件，他几乎都在现场而成为亲历者和见证人。当当代中国的诗人们不同程度地忘记外边的世界而致力于自我“内心世界”的开掘时，很少有犁青这样的立志于国际事件的积极参与与激情投入者。这些人中，有许多人才智与技艺都并不低于犁青，但是他们始终感觉良好地沉溺于自我的梦呓，却没能做出迄今为止犁青所已做出的诗歌业绩。倒是犁青，他以国际题材的歌唱而为中国诗人赢得了荣誉。犁青的那首大诗《石头》，很多人已经作过评论，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依然感到是一个让人产生激情的话题。这首诗以随性的（实际是精心）排列，展示以色列民族追求民主自由的性格和心态的外在

形象,更重要的是,诗人在所有的绚烂的景物中发现并铸造了“石头”这个意象。

石头的发现是对以色列的再发现。优美的石头创造了以色列的文明与繁荣,柔韧的石头展示着以色列人的勤苦与耐劳,坚硬的石头体现着这个民族伟大的坚定。从来微笑着的、体现了雍容尔雅的风度的犁青,在这首诗中让满纸堆积着那些棱角分明的、音韵奇崛的、掷地有声的奇伟与嵯峨。《石头》所展现的鲜明而博大的爱憎,体现着诗人对法西斯的憎恨和对受压迫民族的伟大之爱。这石头遍地的、充满了苦难的狭小国度,因为有了这首奇特的诗而拥有了辉煌的力量。犁青在和朋友谈诗时曾经说过:“我接触到诗的自然三界是:‘看’、‘想’与‘悟’,亦即‘视’;‘内视’与‘灵视’。先看到其外表形象(第一自然),再想到其内里(第二自然),最后悟到其精神、气质和灵魂(第三自然)。直至我的内心受到极大的震撼,我很想写诗时,我才想写它。”这些话,可以作为犁青写作《石头》的注释。

读这首诗时心中想起恩格斯的一个诗歌评论,也许能够说明我此时的阅读心情。恩格斯非常称赞维尔特的诗。维尔特被马克思称为“就独创性、机智、尤其是如火如荼的热情来说”,是“最重要的诗人”。马克思认为在德国文学中,“其位置仅次于歌德,超过了海涅”,这是由于他的诗“表现了自然和健康的感受和热情”。这里的引文与此刻评论的对象不具备对应的关系,值得强调的是马克思关于“表现了自然与健康的感受与热情”的评语。这无疑对我们的价值判断提供了根据。

二十世纪匆匆地过去了,犁青为这个世纪留下了大批成熟的诗(当然,也包括了一些并不成熟的诗)。但不论是《台湾岛的东岸和西岸》也好,是《石头》也好,显然都还不是这位多产诗人创作的顶巅。犁青的顶巅始终在前方。在二十一世纪到来之前,世界并没有像人们所祈祷的那样祥和太平。早在震惊世界的纽约世贸

大厦遭到恐怖袭击之前,已经发生了同样震撼人们心灵的科索沃战争。这一场发生在欧洲腹地的局部性灾难,使诗人犁青写下了一批他从事创作半个多世纪以后最值得重视的诗歌精品。在诗集《科索沃·苦涩的童话》的扉页,印着诗人的一段话:

献给生活在贝尔格莱德和科索沃的,在母子医院,儿童医院、克瑞恩-约卡难民营德西约-赛洛孤儿院等的儿童;及为了逃避战乱数以十万计的离家远逃的灾民、难民,他们无家可归或已伤残,困居于难民营、收容所或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协建的帐篷学校、医所等的孤幼老弱人士;以及广大的遭受战乱祸害生活在缺水、缺暖、失业,他们有的误触地雷、流弹、遭受精神侮辱、神经摧残及时刻仍会吸入雾化的贫铀弹碎尘等不幸的人群。

犁青写下上述这些话的时候,震惊世界的“九一一”事件还没有发生。但是,在上一个世纪发生的科索沃战事,已经给即将到来的世纪罩下了阴影。正是此时,犁青来到了科索沃。他目睹战争带来的巨大灾难,写下了一批充满激情的诗行。他看见一行被齐腰砍断的榆树,他歌唱炮火下的共和国广场音乐会,他谴责“香水洗不净这个脏手”,他悲愤地写下《她寻找妈妈的坟场》。而这些诗作中,最动人的是这样一首充满了反抗精神的让人欲哭无泪的《一只手掌和一节脚肢》:

—

草丛中露出只白嫩嫩的手掌
手掌的截断处是堆齿状交错的碎肉和污血

这只手掌是那么柔绵那么鲜白

她是被突然而来的弹片刈断飞抛到草丛里

她安然的顺从的伏放在草丛上

她来不及、来不及

握成拳头！

二

铲土机装满了一车的尸骸

有条被烧灼的脚肢垂挂在外面

这条脚肢的脚掌尚很完整和干净

五只脚趾是那么圆滑和嫩白

他悬挂在车壳外面摇摇摆摆

他来不及、来不及

穿上军鞋！

就是这样，犁青走在了同时代诗人的前面。他的本色、勤奋和对人类的大爱，对他们命运的关怀，使他的声音充盈着智慧和热情，强烈的爱恨情仇，爆发出惊人的抒情的魔力。这位从闽南乡间走出来的诗人，因为获得了这样的大情怀，于是成为了国际性的诗人。这里还得引用恩格斯说过的话。他说，马赛曲尽管“灵感非常丰富”，但歌词“并没有很高的价值”，“然而这里超出民族局限的东西，达到全人类的东西，却是非常地高贵。”犁青的这些国际题材的诗，整体水平很高，但也参差不齐，这里也许也存在着“歌词并没有很高的价值”这样的缺点和遗憾。但无疑，这些诗因为它“超出了民族局限的东西，而达到了全人类的东西”，因此也同样是“非常地高贵的东西”。

这就是我所说的——诗人的大情怀。